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115

岳飛

岳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115 飛

■版權所有

主 作 插 出

編：梁
者：周
圖：陳

實 介 銘

秋 塵 松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林

樹

一旺

律律

師師

印 刷：山

興

印

刷

廠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請 勿 翻 印 圖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K815
115
831

港台書室



90102617

岳 飛

周介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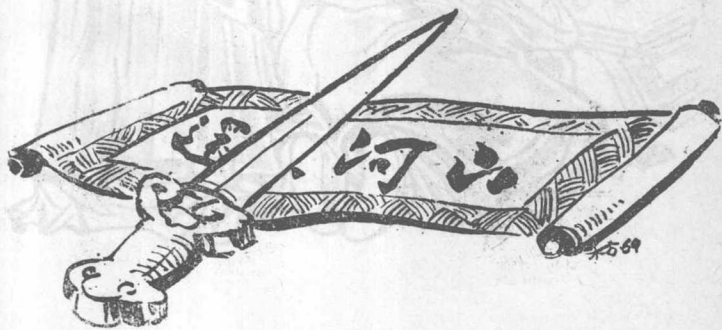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岳飛

楔子.....	五
洪水氾濫 坎坷童年.....	七
周同傳藝 夫人來歸.....	三
眞定從軍 嚴父見背.....	三
金人入寇 康王開府.....	二七
再入軍旅 初試啼聲.....	三
趙構逍遙 僞楚代宋.....	三五



秦檜落職	虔吉盜平	一〇九
討平曹成	收伏再興	一四
僞齊開鑼	李成潰逃	一五
鎮撫通泰	奸檜回國	一七
牛頭殲敵	光復建康	一四
血戰長江	兀朮水遁	一七〇
駐防宜興	母妻團聚	一五
單軍獨戰	紀律嚴明	一五九
汜水却敵	京城殺賊	一五七
金陷兩河	宋棄越杭	一五三
受知撫帥	再歸留守	一四九
拒賊利誘	刺字教忠	一四四
康王嗣統	越職奪官	一三九



規復襄漢	建節封疆	二六
金齊鍛羽	銳意中興	二三
平定湖賊	身膺重寄	二六
痛失所恃	墨經從公	二七
不納忠言	淮西兵變	二四
計廢劉豫	漢奸成囚	二四
奸檜再相	和議告成	一五
特授開府	密疏建儲	一六
郾城大捷	突令班師	一五
調掌樞貳	乞請致仕	一七
千古冤獄	屈殺忠靈	一八
後記		一九
年表		一九



楔子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秦檜命大理卿周三畏陪同御史中丞何鑄，會審甫經被捕的少保武昌郡開國公岳飛。由於八月間，何鑄曾與殿中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劾岳飛，有所謂：奉旨起兵，略至舒蘄而不進；銜命出使，欲棄山陽而不守等語。秦檜遂引爲心腹，特命他主審此案。

岳飛提到後，何鑄首先問道：「岳少保，朝廷待你不薄，爲何竟要唆使張憲造反？」

岳飛聞言，一怔道：「中丞此話，叫岳飛如何回答？這造反二字，總非是一句空話。」

何鑄道：「岳雲與張憲書，要其別作措置，以歸還少保兵權，此非造反而何？」

岳飛道：「這書現在那裏？」

何鑄道：「已被張憲焚燬了。」

岳飛道：「中丞職司柏臺，也信此故入之罪麼？岳飛自束髮從軍，便卽以身許國，只知有國，不知有身，聖諭一到，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惟皇天后土可表寸心。中丞不信，請看。」說罷，卽褪下上衣，以背轉示二人。

何鑄見他背上刺有「盡忠報國」四個深入皮膚的墨涅大字，便不再問，但說：「少保請回，某等自有計較。」

周三畏道：「如此草草，怎樣回稟太師？」

何鑄道：「張憲被捕入獄，已被榜掠得體無完膚，却無一句及於少保。對此等些無驗證之事，再問也無益。而況少保背上所刺盡忠報國四字，也應非近日所爲。你我只有據實回稟。」

周三畏道：「淮西逗留不進與倡言棄守山陽，何不一問？」

何鑄道：「此皆張太尉所告，我雖據以劾奏，但終覺與岳少保平日爲人扞格。」

周三畏道：「中丞所言甚是。」便同去太師府第。

秦檜聽了何鑄言語，只道：「這是聖上之意。」

何鑄道：「要殺岳飛，並非難事。只是強敵未滅，無故誅戮一員上將，必將影響民心士氣甚劇，應不是保國家，衛社稷的長遠之計。」

秦檜爲之語塞。稍停，問道：「依你之見，可是要放了岳飛？」

何鑄道：「太師明鑑。」

秦檜望着何鑄冷笑道：「倒是老夫看錯你了！你可還記得你這中丞是怎樣得來的。」

何鑄不敢則聲，只屏息站在一旁。

秦檜揮手道：「你且下去。」因把鍛鍊岳飛大獄的事，改交万俟卨負責，從而造成中華民族

史上最大的一次冤獄。

洪水氾濫 坎坷童年

岳飛誕生在一個北方的農家，不算富有，却也衣食無虞。只是出生不久，即遭逢一場無情水災，致使田地流失，屋宇成墟，所有家私全部飄失無踪，生活頓陷困厄，洵至三餐不繼，而使其童年不得不在艱辛困頓中度過。或許這正是孟子所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上天」特加的鍛鍊。

岳飛是於宋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二月十五日，生於湯陰縣（今屬河南）永和鄉孝悌里程崗村。父親岳和，年將半百，務農爲生，爲人十分耿直，常年節衣縮食，濟助村中貧寒，被村中人目爲敦厚長者。母親姚氏，也已四十有餘，知書達禮，克勤克儉操持家務。

岳飛生時，恰有一隻鴻鵠般大鳥，鳴叫着飛過屋脊，因取名叫「飛」，表字「鵬舉」，固然是有感於大禽越庭，同時也盼望他將來鵬飛萬里，前程遠大。

老來得子，自是一件天大喜事，而且也消除了心中「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壘塊。

前數年，親友多曾勸岳和討小納妾，生得一男半女，也好接續香烟，岳和只是不肯，畢竟是好人自有好報。於是便祭天地，拜祖先，廟裏燒香還願。村中的親朋好友，也都紛紛前來道賀。夫妻兩人更是歡喜萬分。第三天中午，在家裏備辦了酒席，遍請親友來吃湯餅筵。從午正直吃到申初，客人多有了酒意，才慢慢的散了。忙碌了大半日，岳和方有暇進內，正見嬰兒兩拳緊握，

沉睡在母親懷裏。

姚氏夫人問道：「客人都散了？」

岳和點頭道：「大家吃得開心，我只好陪着。」

夫妻才閒話了兩句，猛聽外面一片亂嘈嘈的驚叫吵嚷，不知爲了何事。岳和正要起身去看，一個小廝却慌張搶進，大叫道：大水來了！

說時遲，那時快，驀見一道洪流，挾着浪頭，排山倒海般湧了進來，剎那間便平地水深三尺。夫妻倆由不得慌了手脚，不知怎麼處。岳和只慌慌張張的攙着姚氏夫人，跌跌撞撞向門外搶出。

眼看着就要被水淹沒，却見那隻新買的荷花缸，浮在水面，團團轉的旋向面前。岳和如獲至寶，抓住缸沿，把妻兒扶進缸裏。甫行坐定，那荷花缸便被一道浪頭，托着飄出牆外。

不久，整個程崗村便都淹沒在滔滔的洪流裏。

姚氏夫人抱着岳飛坐在缸內，隨着水勢，直飄到內黃縣境的麒麟村方始緩下來。村內有個富戶，姓王名明，聽說河裏飄下無數傢俱，很多人都在打撈。他便也來到河邊。正見一隻花缸緩緩沿着岸邊飄流。

王明叫家人王安用撓鈎搭在缸沿上，拉向岸邊來，見缸內坐一個婦人，懷裏抱個小廝。卽叫王安問話。

王安大聲問道：「這位奶奶，你是從那裏來的？」連問數聲，沒有回答。他那裏知道，缸內的婦人，生產才得三日，人是虛極，又遭此變故，



在水面上團團轉轉的飄盪了一整夜，自然是頭暈眼花，昏迷不省了。

王安又連連叫了幾聲，那姚氏夫人才漸漸的甦醒過來，見外面圍着一羣陌生人，想起了家，想起了丈夫，由不得悲泣起來。

王明忙叫王安把姚氏夫人扶出花缸，攙回家裏。

王明問明她的遭遇後，遂安慰道：「請放寬心，好在這裏離貴處還不算太遠，待水稍退，我便派人去打聽，好歹總要打聽個確實消息。」

第三天，王員外打發王明去程崗村探聽。怎奈整個

村子已是牆頽屋塌，面目全非，景況淒涼得很，也少有人烟，更打聽不到岳和的下落。

姚氏夫人得訊，益增悲切，怕的是丈夫已葬身魚腹。倒是王員外夫婦極力勸慰，說是吉人自有天相。

却說岳和眼看着就要淹沒，總算叫他撈住一塊木板，緊抱不放，才得不死。

待水消退，便四處去尋找妻兒的下落，一路尋至麒麟村王員外家，終於找到。夫妻重逢，恍如隔世，所幸妻兒平安，要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雖然王員外夫婦誠意挽留，但岳和夫婦却急於返里，準備重整家園。

這是一場使人欲哭無淚的大災害，滿目瘡痍，到處殘垣斷壁，地面淤積着厚厚的污泥。而且天寒地凍，凜冽的西北風吹得人肌膚欲裂。差幸岳和夫婦身體健壯，王員外又遣人送來不少吃用之物，總算應付過這段青黃不接時間。但儘管岳和夫妻胼手胝足，日以繼夜的辛苦，家園總難恢復舊觀，而且災後更是米珠薪桂，有時連一日三餐，都無以為繼。

這時的朝廷，正崇尚奢靡，並不關心民間疾苦，自也無賑災和救濟措施。

原來這宋徽宗，是神宗第十一子，吹彈蹴鞠、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只是不善爲君。自繼哲宗嗣位大統，政事一意委任蔡京，而京子蔡攸也受寵信。滿朝文武官僚，大半都是他父子黨羽，招權納賄，逢迎人主。又差朱勔到東南各省搜刮嘉花名木、怪石珍玩、異禽奇獸，自淮上到汴京，軸轡相啣，號稱「花石綱」。又作延福宮和萬歲山，殿閣亭臺，岩壑幽勝，園池臺觀，備極巧妙，使徽宗日益沉迷於嬉戲，不理朝政。

偏徽宗又崇信道教，自稱是天帝降臨。修築迎真宮，作天真示現記。設置道階道官、立道學

、編道史，自號教主道君皇帝。又寵信方士，先後有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等人，這些人無非是順應着徽宗心意，憑藉着些障眼小術，捏造些神蹟奇驗，使徽宗墮入異端邪說中而不知自拔。

是時，天下原是承平，偏偏蔡京又差內侍童貫，領兵攻打西羌，雖收復了往昔爲羌人所襲佔之三州，但邊釁一啓，自此，兵連禍結，而無寧日了。自此，府庫因之空虛，民力爲之殫竭，盜賊蠭起，災禍頻仍，肇致有宋一代空前的內憂外患。洵至兩河陷敵，二帝蒙塵，這是後話。

光陰荏苒，看看這岳飛已是七歲，只因家貧，無力就學，每日但知嬉戲。

這日，姚氏夫人對岳飛道：「你今已七歲了，天天玩耍，也不是個了局。雖然無法幫助你爹爹農事，總可以撿拾些柴薪，以助家計。」

岳飛忙道：「娘說得是。」便背了筐簍，往村外走去。

來到郊外，岳飛四下打量，不知到何處去撿拾薪柴。只見荒草地上，正有幾個小廝在嬉耍。內中有兩個是鄰舍的兒子，認識岳飛，便招手叫道：「岳兄弟，快來疊羅漢耍子。」

岳飛不肯，說是奉母命撿柴。

一千小廝那裏肯依，便一擁過來拉扯。

岳飛原比同齡孩童生得身長力大，見這些小廝不可理喻，便兩手一分，推倒了近身的四五個，趁空脫身。

衆小廝見岳飛厲害，不敢來追，只是嚷道：「你敢打人！好，看你走到那裏！」見岳飛已然走遠，有兩個便趕到岳飛家去哭訴，說是岳飛撒野打人。姚氏夫人少不得把幾句好話，安頓了他們，心中却甚爲煩惱。待岳飛回到家裏，又見他筐簍內都是些樹枝，便說：「我叫你去扒些柴草



，却與小廝們打架，惹得他們上門上戶。況且這些樹枝，又是人家花枝，倘被人家看到了，豈不要被他們責打。再說，爬上樹去，倘若跌將下來，又如何是好？」

岳飛見母親氣惱，忙跪下告道：「娘莫愁煩，孩兒明日不折樹枝就是。」

夫人道：「你且起來。明日暫不去扒柴了。爲娘在王員外家借了一本千字文，且教你認字。」第二天，姚氏夫人便開始教他讀。岳飛天資聰穎，一讀便熟。夫人心中十分高興。又要教他寫字，只是沒有紙筆，甚是爲難。

岳飛忙道：「這却不難，孩兒自有紙筆。」便去取了畚箕，到河邊裝了一畚箕沙，又折了幾根柳枝。回到家對母親說：「娘，這個可做得紙筆吧。不用錢買，用也用不完的。」

姚氏夫人微微笑道：「這倒也好。」就將沙鋪在桌上，先把手用柳枝在沙上教他寫字，寫了一會兒，岳飛自己也就會寫了。自此以後，岳飛便在母親教導之下，朝夕在家讀書寫字。

周同傳藝 夫人來歸

日月馳逐，歲月不居，岳飛很快便是十歲了。在母親的課讀之下，一本千字文已讀得爛熟。只緣家貧，無力購買新書，村中讀書人不多，又無處去借，爲此，姚氏夫人頗爲焦急。無可奈何，便督他練字。岳飛遵奉母命，無事時，便拿了柳枝，在河邊沙灘上勤習不輟，也因此而練就了一筆遒勁的書法。

除練習寫字之外，岳飛最喜的是舞棍弄棒。雖然無師傳授，不成章法，但是臂力甚大，舞動

起來，倒也是虎虎生風。

一天傍晚，岳和從田間回來早些，姚氏夫人待他洗了手脚坐定，便道：「飛兒已經十歲，該送他去學塾念書了。不知你意下如何？」

岳和道：「你不正教他念書？」

夫人道：「那只是一本千字文，他早已讀熟。孩子天分不差，如此下去，豈不是荒廢了。」

岳和太息道：「話原是不錯，可是學塾要錢，咱們那裏來的閒錢呢？」

夫人道：「我已問過，學塾裏花費不多。我可以幫人家縫縫補補，每月只要多接幾件衣物，給學塾裏的錢也可以湊合了。」

岳和道：「不顧念你的身體？累得病了，全家不安。再說，這孩子成天只知舞棍使棒，恐怕也不是塊讀書的材料。」

夫人道：「好歹咱們只有這麼一個孩子。要是將來能有出息，苦一點也值得。」

岳和沈吟了一陣，遂道：「好吧，就依你。」

隔了兩天，岳和便携了岳飛到學塾裏去拜見塾師陳廣老先生。

陳廣原是位秀才，只是功名與他無緣，以致連年參加考試，都敗下陣來，漸漸感到心灰意冷，而且年事漸高，便在村子裏開了個小小學館，課讀幾個學生，收取一些束修，藉便餬口。

岳和對陳廣說明來意，即叫岳飛叩見先生。

陳廣打量這岳飛，穿着雖然寒素，器宇却是不凡。便望着岳和笑道：「令郎想必就是十年前坐在荷花缸躲過那場水災的岳飛吧？」

岳和道：「該當他命大。要是沒有那口缸，就是十個也淹死了！」

陳廣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岳和笑道：「先生過獎。」

說了幾句閒話，岳和便告辭離去，臨走，囑咐岳飛要好好聽先生的話，不要打鬧。」

岳飛一一答應着。到學塾裏念書，原是他久所嚮往的，所以乍聽說要送他去學塾，心裏好生興奮。可是時間一久，他又感到好生失望，因為學生的資質大都很平庸，先生教一遍他便能琅琅上口，別人常是三遍五遍還是瞠目不知所對，他必須耐心的等，這使他不耐。

都說陳秀才腹笥淵博，但他天天却只教學生高聲朗讀，從不開講。岳飛心想，如此做個書蛀蟲又有何用？豈不辜負母親的辛勞和父親的期望？

每值夜深，猶見母親對着昏黃燈焰，一針針一線線的縫，爲的是要他去學塾念書，而辛勞却是白費。雖則他還年幼，仍能感到親恩深重。父母都已年邁，何忍使父母徒勞！

也常見母親會突然放下手中針線，兩手捧頭，低低的呻吟。

初次見這情狀，曾使他又驚又怕，由不得坐起來，扳住母親的手問她是否病了？

母親只是要他好好去睡，免得明日上學瞌睡，先生會不高興。

岳飛却固執的問：「娘，是不是病了？」

母親無奈，遂道：「也沒有什麼病，只是頭有些發沈發脹。」

岳飛就要去喊醒爹爹，母親忙阻止道：「你爹爹勞累一天，快別驚動他。娘這是老毛病，用不着大驚小怪。」

